



烏來是台北都會區易達性最高的原鄉。沿著熙來攘往的街市與烏來村之間幽靜的溪谷往上游走，便是瀑布公園，上頭設有「高砂義勇隊主題紀念園區」。「高砂義勇軍」承載著烏來泰雅族人的歷史記憶，也牽絆著台灣原住民族與先、後統治者間的榮光與創傷。

從家園到戰場

1936年（昭和11年），日府提出「南進政策」，試圖建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。在戰爭的非常時期，日府除了向包含台灣在內的殖民地推行「皇民化」政策，也徵召兵力赴前線參戰。「高砂義勇隊」便是其中一支由原住民族組成，主力於南洋叢林戰的系統。高砂義勇隊自1942年（昭和17年）3月起，共徵召了8次，實際出隊7次，一共約有4,000名原住民族人參戰，高砂義勇隊被允許佩帶「番刀」，其收入較其他軍種高出3倍之多，然而高砂義勇隊是「軍屬」，而非由正規海、陸軍志願徵召系統出身的「軍人」，故亡佚及至今下落不明者亦不在少數。

世居山林的「高砂族」，男子藉由狩獵、出草來成就他在部落的身分、地位，而其在部落傳統生活中養成的叢林知識，即是日府欲徵召其出征南洋的主因。而皇民教育與積極的同化政策，讓服從的紀律深深地被植入族人的意識中。至今高砂義勇隊最為後人稱道的，即是那份奉命犧牲的精神。然而，祖先的智慧成為戰爭武器，豈非萬惡之惡？而當高砂族出征東南亞諸島，南島族群間的廝殺，到底是「為誰而戰」？

泰雅族 ▼

和解與歷史重建： 烏來高砂義勇隊主題紀念園區

和解と歴史の再現：

烏來高砂義勇隊主題紀念園區

Ulay Takasago Volunteer Corps Memorial Park, Symbolizing Reconcili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

文・圖 | 吳庭寬 (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」策展人、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工生)



台灣高砂義勇隊戰歿英靈紀念碑。



伊庭野政夫像。

紀念戰歿英靈

高砂義勇隊烈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被供奉於日本靖國神社內，無名戰歿者則被安置於千鳥淵。台灣因受與日本對戰的中華民國政府接管，以致往後長期無法公開舉辦紀念活動。1992年11月23日，「台灣高砂義勇隊戰歿英靈紀念碑」於烏來周萬吉先生創立的「山胞觀光公司」後方立碑，李登輝題字「靈安故鄉」，座側「鎮魂」，則是前台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之遺詠。

烏來的泰雅族人與日本關係匪淺，早在日本時代，烏來即被開發為日籍軍官的遊憩所，其高砂義勇隊歷史中又扮演著重要的

皇民教育與積極的同化政策，讓服從的紀律深深地被植入族人的意識中。至今高砂義勇隊最為後人稱道的，即是那份奉命犧牲的精神。然而，祖先的智慧成為戰爭武器，豈非萬惡之惡？而當高砂族出征東南亞諸島，南島族群間的廝殺，到底底是「為誰而戰」？



角色。出身烏來的簡福源（泰雅族名：Tari Watan）是高砂義勇隊少數的生還者，其外甥馬偕理牧（漢名：邱克平）係為「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」召集人；而馬偕理牧的母親周麗梅（日本名：愛子）女士則是前「台灣高砂聯誼會」會長，她對「台灣高砂義勇隊戰歿英靈紀念碑」的設立，可說是出力最多，為此負債台幣300餘萬，後由「台灣出身原日本軍人軍屬報恩期成會」前會長伊庭野政夫先生，四處奔走、籌款才得以紓困。

然而，「山胞觀光公司」在SARS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）襲台後不堪虧損而歇業，原土地轉賣予飯店業者，紀念碑被迫遷



在族群多元的台灣社會，卻沒有多元的價值觀，導致多元的認同無法得到尊重。烏來高砂義勇隊戰歿英靈最終是否「靈安故鄉」？而其他千百個戰歿的原住民族先人，何時才能重返故土？還是只能同當今許多青壯年族人一樣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陌生人？



址。日本多處個人及民間團體募得3,200餘萬日元，協助遷碑。2006年2月8日，「烏來高砂義勇隊主題紀念園區」落腳烏來瀑布公園。

歷史的摧毀與重建

紀念園區甫落成，一週後，中國時報即以聳動標題，不實報導、指控紀念園區的慰靈碑文係在「歌頌天皇」。2006年2月18日，當時的台北縣政府行文，要求協會在2006年2月24日前自行遷置紀念碑及其他設施，否則將強制拆除。「台灣人權促進會」以「警總再現」批評政府、前黨營媒體的蠻橫舉動。對同為泰雅族人卻愚從謠言的立法委員更感憤慨。2007年3月，「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」委任「台灣人權促進會」義務律師團提起行政訴訟，與台北縣政府打了3年的官司後，最終以縣府欲尋和解收場。紀念園區於2010年12月重新啟用。

園區設立時，適逢終戰60年，至今又是10年光陰。然而在70年的歲月裡，台灣社會仍無法從今、昔兩代統治者的支配中，建立自己的主體性，各族群對歷史的詮釋權更受到「大日本」、「大中國」等意識形態約束。二戰之於台灣人，到底是勝？抑或是敗？或許是每個台灣人都需嘗試回答的問題。不僅是高砂義勇隊，許多在日本時代末期接受徵召的台籍軍人，在出征前全家至相館合影，甚至以血書明志，視為「國家」效力犧牲為一大光榮。

台灣社會的族群組成極為複雜，各個族群間透過相互連結、交疊，發展出極為多元的人文地景。不同時代、族群、地域背景的人群有其認同歸屬，然原住民族之於台灣主流社會



以中文及泰雅語書寫的建碑緣由及記事。





刻有戰歿族人三語姓名(泰雅、日、漢)的紀念碑。

的邊緣性，不僅加重了其敏感性，亦淪為統治者的操弄工具。我們只能在不斷被蒙蔽、摧毀、重建的過程中，去理出一套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脈絡。

認同的正義

殖民關係是一個彼此內化的過程，高砂義勇隊正是最佳寫照。高砂族如何跨越種族的界線，成為「日本人」，並且為他的「國家」奉獻、犧牲？或許我們可以在今日大量從業「國軍」、「國家代表隊」運動員的原住民族人身上，探究一二。一個人能守衛自己的認同，或許是最辛苦，卻也最重要的事。高砂義勇隊先人、閩客族群、以及隨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，有各自對國家的認同。而隨著時局的演進，我們這一代人、下一代人，對國家都懷抱著不同的認同方式。然而，選擇認同某個國家或國族，並不等於得放棄本族的主體性，因為當一個族群失去了自己的語言、文化及歷史，這個族群也不復存在了。

戰爭向來需要和解，原住民族的出草（獵首）傳統，亦不乏此階段。然而「終戰」70年，戰爭真的結束了嗎？遑論國、共兩黨的交戰關係，本省與外省、原漢之間的對立，至今仍未有明確的「和解」。尤其每到選舉期間，族群間的衝突往往再度被挑起，成為政治人物換取選票的籌碼與鬥爭的工具。

在族群多元的台灣社會，卻沒有多元的價值觀，導致多元的認同無法得到尊重。烏來高砂義勇隊戰歿英靈最終是否「靈安故鄉」？而其他千百個戰歿的原住民族先人，何時才能重返故土？還是只能同當今許多青壯年族人一樣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陌生人？台灣各族群如何共生、共榮，走出有別於過去歷史中征服、同化、甚至是殲滅的創傷？都考驗著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。

筆者家族係屏東地區平埔族人，漢化程度極深，但在批判漢文化暴力的同時，我也得尊重我的祖先，在他的時代選擇「成為漢人」。尊重各個族群認同及記憶的自由，尋求溝通及和解的可能性，才能重建並落實正義。◆



吳庭寬

屏東縣恆春鎮人，1989年生。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畢業，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。現任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」策展人。2014年曾參與「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」。

